

书里书外

苏童告诉我们提升阅读重要的三件事——

优质阅读里
必有自己的纵身一跃

连中国 邱俊

著名作家苏童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,曾写过一篇颇有趣味的文章,名曰《水缸里的文学》。文章一开始,他就坚定地说:“我始终认为,我的文学梦,最初是从一口水缸里萌芽的。”

在苏童的儿童时代,家家户户都没有自来水,只有水缸;水缸里没有启人心智的书籍,但却有令一个孩子兴奋的、神奇的河蚌。一般孩子的河蚌故事,是这样的:

“一个贫穷而善良的青年在河边捡到一只被人丢弃的河蚌,他怜惜地把它带回家,养在唯一的水缸里。……那河蚌自然不是一只普通的河蚌,蚌里住着人,是一个仙女!也许是报知遇之恩,仙女每天在青年外出劳作的时候从水缸里跳出来,变成一个能干的女子,给青年做好了饭菜放在桌上,然后回到水缸钻进蚌里去。”

不少孩子都是听着类似的故事长大的,但当苏童打开水缸盖时,他的河蚌故事是这样的:

“河蚌在缸底打开,那个仙女从蚌壳里钻出来,一开始像一颗珍珠那么大,在水缸里上升,上升,渐渐变大,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规仙女的模样了。然后是一个动人而实惠的细节,那仙女直奔我家的八仙桌,简单清扫一下,她开始往来于桌子和水缸之间,从水里搬出一盘盘美味佳肴,一盘鸡,一盘鸭,一盘炒猪肝,还有一大碗酱汁四溢香喷喷的红烧肉!(仙女的菜肴中没有鱼,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鱼。)”

接下来,苏童强调说,“很显然,凝视水缸是我最早的阅读方式,也是我至今最怀念的阅读方式”,“原本是应该阅读书籍的,但是身边没有多少适合少年儿童的书籍”,“因为一无所有,所以我对它格外好奇”。这种凝视水缸的阅读,发展了想象力与智力,他总结说:

“这么多年来,我其实一直在写作生活中重复那个揭开水缸的动作。”

如果我们把一个孩子凝视水缸看作阅读,那么那个民间流传的普遍的河蚌仙女的故事就是一般化的阅读,一般化的阅读与苏童的阅读有何不同呢?将这两个很近似“河蚌仙女”的故事相对比,作考察,我们不难发现,在苏童的阅读里,实际上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情。

其一,优质阅读里要有自己的创造与建构。优质阅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一看、瞅一瞅,获取一些信息,而是在原有“文本”的基础上,有自我的生命扩散。对比前后两个“河蚌仙女”的故事,我们看到少年苏童在原“文本”的基础上,有了自己的创造与建构。前者仙女的形象混沌模糊,后者细节丰富生动:河蚌仙女有了小而大、逐步生长的具体过程,这个过程将仙女的神奇与美妙展示了出来。仙女从原作中“活生生”地长出来了,形象摇曳生姿,具体可感,神妙非常。在苏童的阅读中,仙女还做出具体的、可感可知的饭菜——“一盘鸡,一盘鸭,一盘炒猪肝,还有一大碗酱汁四溢香喷喷的红烧肉”。我们不难想见,在他所处的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,这些具体的菜肴,对人们有多么巨大的“感染力”与“征服力”,而且是“从水里搬出”,离奇神妙。

在优质的阅读中,真切可感的细节创造让整个阅读枝叶婆娑,簌簌而动,但在我们日常一般化的阅读中,常常光影全息,匆匆而过,我们似乎已经没有能力“慢”下来。笼而统之,面目模糊,就谈不上有对人真正助益的成长。阅读里缺失了内在成长,只是最基本信息获取,阅读与人便都会暗淡无光,原地踏步。

其二,优质阅读里很重要是与己关联。我们一般的“阅读”不强调“与己相关”,大多都是指向“自己之

外”的内容。例如,如若我们阅读民间流传的那个河蚌仙女故事,常常会在这些问题上停留:故事里有个怎样的青年?是谁帮助了青年?仙女是怎么帮助那个青年的?……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“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”。似乎我们一旦获得一个流行的、普遍的道德意义上的“启示”,我们的阅读便大获成功。似乎所有的问题,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准备的。读完一个故事,只有大家一起获得一个稳固的、既定的、常规的“结论”,我们心里才踏实,阅读仿佛由此才获得了意义,但我们却很少关注一个文本在每位读者生命相遇的过程中,开出怎样琳琅满目的花。

我们看到,民间故事版的河蚌故事与童年时代的苏童相遇后,这个故事在苏童的阅读中明显地开始“我化”。例如,“那仙女直奔我家的八仙桌,简单清扫一下,她开始往来于桌子和水缸之间”。故事里是“我”的家,是“我”家的八仙桌,是往来于“我”家的桌子和水缸之间,是为“我”传递菜肴,仙女所有端出来的菜肴,都是“我”喜欢的,而“我”不喜欢的,仙女都没有准备。我们清晰地看到读者苏童与这个故事的自我关联,这个故事与“我”内在的生命体验自然高度地交融在一起,作品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私人关系。我们似乎可以说这个河蚌仙女的故事已经“苏童化”了。阅读,在这样自然而然“我化”中,作品的价值才能得以显现,人也才能获得发展。这样的阅读,作品与读者都会有比较大的获益。

其三,优质阅读里会有新的迈进与到达。阅读是因为“遇见”,所以生成,是将读过的部分在不知不觉中化为自己的一部分,进而伴随着读者诞生新的出发与抵达。苏童说:“我们家家都有水缸,一只水缸足以让一个孩子的梦想在其中畅游,像一条

鱼。孩子眼里的世界与孩子身体一样有待发育,现实是未知的,如同未来一样,刺激想象,刺激智力,我感激那只水缸对我的刺激。”所谓“眼里的世界”恰恰是人内心的世界,这是一个人与身体标志同样重要的标志,甚至是比身体标志还重要的生命标志。从更内在的意义上讲,阅读就是为了发育,尤其是人文阅读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此。无诞生、无发育的阅读,还够不上优质。我们的内心是否得以发育,是我们考量一种阅读是否优质重要的一个维度。

作为一位阅读者,作为一名教育者,我们需要思考的是:在阅读过程中,我们发育了孩子们什么样的内心世界;在孩子们内心发育的过程中,我们充当了怎样的角色。我们是否帮助他们“畅游其间”,我们是在帮助他们畅游于“水缸”,还是一次次带着成年人既有的“判断”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击碎了他们畅游的“水缸”。如果孩子们的阅读越来越窄化、越来越封闭、越来越世俗成功化,或许就是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阅读出了问题。忽视甚至无视孩子们的内心发育,一味按照社会既定成功标准行事,这样的意识与观念,也同样深入地影响着我们的阅读。

优质阅读里必有自己的纵身一跃。阅读表面上是书对人的事情,书似乎还隐约占据上风,其实在优质阅读里考量的都是我们自己。苏童最后总结说:“从一只水缸看不见人生,却可以看见那只河蚌,从河蚌里看不见钻出蚌壳的仙女,却可以看见奇迹的光芒。”“看见奇迹的光芒”就是读者自己的纵身一跃。当然,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,但不容置疑的是,我们的人生也同样需要光影与亮度。

(作者连中国单位系北京教科院,邱俊单位系陕西省安康市教学研究

尽管知道共情能让他彼此理解,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,但人们还是很难做到换位思考。由加拿大哲学家、心理治疗师、作家唐纳德·J·罗伯逊著,向朝明译,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《像罗马皇帝一样思考》一书,试图深入一个高贵的灵魂,为读者树立一个能够共情的榜样,让人们从直面痛苦、德行完美的马可·奥勒留身上学到真知灼见,进而在颠沛流离的世俗生活中平顺度日。

《像罗马皇帝一样思考》一书推崇的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思想。今天我们能读到的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作品,来自三个罗马帝国时代的著名人物:塞涅卡的各种信件和散文,爱比克泰德的《论说集》和《手册》,以及马可的《沉思录》。斯多葛学派认为,人首先是会思考的生物,能够运用理性。虽然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有许多共同的本能,但是只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使我们成为人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理性支配着我们的决定——斯多葛学派称之为“支配能力”。它允许我们评估自己的思想、感受和冲动,并决定它们是好的还是坏的,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。因此,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,即保护我们的理性思考及正确使用它的能力。当我们能理性思考生命并理智地生活时,我们就展现了智慧的美德。在某种程度上,顺应自然的生活意味着开发了我们天性里的智慧潜力,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繁荣兴盛的意义所在。

作者认为,斯多葛学派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目的,懂得如何面对逆境、克服愤怒、调节自我欲望,并且体验健康的快乐源泉,耐心地忍受痛苦和疾病,甚至面对死亡时也能始终保持苏格拉底的从容。

这份从容来自哪里?斯多葛学派的答案是人的理性。他们认为人应该区分善恶,选择正确行动,承受命运的结果;幸福生活不是追求享乐,而是追求自然。在这个过程中,痛苦是必须承受的,任何人都不要去逃避。所以,塞涅卡说:“请记住,痛苦有着这样卓越的品质,可以持续的痛苦一般都不严重,而严重的痛苦一般都不持久。应该勇敢地面对作用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无法避免的宇宙法则。”

作者特别选择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马可·奥勒留作为榜样。马可曾统治罗马长达二十年。他在位期间,帝国遭受了瘟疫肆虐、内部叛乱、边境战争等多种劫难。贵为帝王,他有十三个孩子,却仅有四个幸存,唯一的继承人孱弱愚钝难堪重任,相濡以沫的妻子先他而去。

他没有被责任和不幸压垮,而是选择用理性和美德指导自己的人生。他留下的《沉思录》提供了一扇进入他灵魂的窗户,让我们看到一个哲学家皇帝如何避免权势腐蚀,构建自我的精神城堡,最终成功拥有“清澈见底的川流”一般的人生。

作者让我们通过马可的哲学眼光来看待生活,引导我们陪他一起踏上征程,将斯多葛学派的智慧应用到现代生活中的挑战,以及处理琐碎的日常问题上。他还强调区分我们不能改变和可以改变的事物,让我们的行动追寻美德,最终可获得真正的幸福。书中同时将斯多葛学派哲学和认知行为疗法(CBT)结合,告诉读者把它作为一种生活哲学,通过日常实践就有机会学习构建更大的情绪弹性,培养道德和性格力量。

阅读此书,读者可以理解作者采用这种共情写法的一片苦心,感受到高深的哲学和日常平淡生活的深度融合,体会到我们需要用这种智慧来指引我们的各种选择。我们也会理解为何权势、财富等外在的事物对马可等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来说并不重要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要抵御生活的苦难和重负,关键是保持理性的追求,拥有安宁的内心。

当我们学会像他一样思考,就会懂得高贵的灵魂比任何命运都更有力量。

(作者系本译者)

人文书架

比命运更强大的是理性

向朝明

学习之旅,成长之途
——读《文化治校的力量》有感

李玉民

《文化治校的力量》(杜建国、李志欣著,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)一书全面介绍了李志欣校长“零”作业和“全学习”的理念,笔者读后有点感触与读者诸君分享。

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?

要有教育情怀。本书第一章名为“教育,勇敢地迈向理想的那天”,旗帜鲜明地指出,校长的责任和使命就是为了“成就每一个人”,勇敢扛起道德领导、学习领导、思想领导和课程领导的责任。我们要为民族计、为国家想、为未来谋、为学生急,做一名有理想、有勇气、有责任、有担当、坚持不懈的教育工作者。

要勇于探索。从第二章的“零”作业到第三章的“全学习”,一个是“零”,一个是“全”,一个是破,一个是立。观点鲜明,主张明确,是孜孜以求、探索不辍的体现。学校发展中缺少的是“诊断”,而是针对性的“治疗”。我们应多从实践中思考,从思考中研究,从研究中实践,努力探索既能“顶天”,又能“落地”,可操作、可落地、可达成的具体措施。

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学校文化?

走向文化治校。“学校文化是学校全体成员共同创造和经营的文明、和谐、美好的生活方式。学校师生共处于相同的文化环境中,会遵守相同价值观,按照同样的规则行事,这便是学校文化所发挥出的无形的力量。”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学校文化建设如何追寻“文明”这一核心概念,从追寻“文明”的视角,探索学校文化如何在激发教师的使命感上发挥作用。只有文化育人、将文化植入人的精神世界,才能真正体现学校办学个性和办学特色,达到文化治校的境界,才能唤醒教师成长自觉,才能激发学生“内在的生命运动”。

我们在学校文化影响下应该走向何方?

提升学习标杆。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重要途径,就是向名师学习,但有年轻教师存在视野较窄、境界较低、缺乏大目标的问题。他们虽从不敢放松自己的修养,却从未敢有成为名师的想法和念头。因此,教师需要提升学习标杆,树立大目标,学习名师,见贤思齐。

养成学习自觉。我们要相信学校文化的力量。文化治校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大舞台、大环境。我们应尽可能地去读、去悟、去思,尽可能带着这些理论去实践,去实践中运用,去实践中验证,在实践中提升,把学习变为自觉,让读书成为常态,将优秀变成习惯。

选择课堂突围。课堂是教师实践的阵地,是教师圆梦的地方。无论是“零”作业还是“全学习”,都为我们提供了努力的方向。无论是课堂教学改革,还是自己的专业阅读、专业写作,都是在文化治校的大环境中,经历原有经验—整体感知—理解内化—迁移运用的认知过程,经历自主探究—自主表达—自我领悟—自我提升的学习心理发展过程,进而成为“有理性,更要有诗性;有灵魂,更有诗和远方”的教育理想的“守望者”和“播火者”。

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)

教师荐书

《教学的模样》:温婉可亲的“模样”

俞正强

很惊诧于郭华老师新著的书名——《教学的模样》,因为这个书名太不像一本学术专著了,没了平常印象中的工整严肃,反而闪烁着一丝调皮的光芒,清新而亲切。作为郭华老师的朋友,我心里不禁一阵喜悦——郭老师又回到了少女时代,纯真善良,从自己的内心出发,说起了大家喜欢听的话,而那些喜欢听的话中已承载了一位资深教授对教学的洞见。

教学的模样,一定是讨论教学应该具有的模样,一个能够让孩子成为创造美好未来的主人的模样。教学的模样,是谁眼中的模样呢?

首先当然是孩子眼中的模样。教学是教师的任务,是一所学校的核心工作。在孩子眼中,教学是天使的向往,是智者的豁然,是菜场的烟火,是官衙的肃穆,是荒野的恐惧……教师在上课的时候,一定要去关注自己的教学在孩子眼里的模样。这种关注,如同对着一面镜子,看见自己的形象、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组织的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感受。也许这种看见,便自然地“让学生进入了课程”。

其次是教师与学生之外的观者眼中的模样。

教师的“教”与学生的“学”是不可分离的。没有了学生的“学”,教师的“教”便失去了意义。因此,教学的模样是我们师生间的课堂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感觉。或融洽而生动,或单调而乏味,或知识与乐趣共有,

或只成师生间的一段相煎。因为教与学永远是统一的。讨论教学的模样,其实就是讨论师生之间的关系。“教”的使命始终是“孩子学得自觉”。

在讨论了“教学的模样”之后,郭老师就如何实现好的教学模样,为一线教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她将这个过程概括为“两次倒转”。作为在一线教学近40年的小学教学教师,我深以为然。

教学的模样,本质上是教师的模样加上知识的模样。知识的模样包含两个组成部分:一个是终端的知识模样,即知识的文字形成的静态模样;另一个是知识在源头引起人类关注并思考抽象概括表达的动态模样。教师的两次倒转便是由静态的知识回到动态的知识中去,然后由动态的知识回到静态的知识中来。这样的知识便是“活”的知识,这样的学习便是“深度学习”。“深”不是“难”,所谓深入浅出,深到深处即是浅。

教师由静态的终端知识倒回到知识的源头去,这是教师的学科素养,而从源头的关注出发,在极短时间内,帮助孩子经历这个从动态活动到静态文字知识的获得过程,便是教师的教学素养。第一次倒转是因为知识,第二次倒转是因为学生。这两次倒转也如何读懂知识、如何读懂学生提供了操作指导,对教师们的课堂教学建设、教学模样的改善,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指导。郭老师的原话是这样的:“教师明了教学的内容与方向,但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所学的内容(终端知识),而是从学生

现有的水平、经验以及发展的需要出发(源头),采用多样而恰当的手段,精心设计知识‘发现’的‘真实情境’,激发、引导学生自觉的主动活动,使学生能够作为认识主体通过‘发现’去建构出人类已经知晓的知识。”

这两次倒转,说起来好像十分难懂。打个比方,有个成语叫“流连忘返”,何为流连?“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,从流而上,谓之流连。流连是一种忘返的‘模样’。”

流连之相连,是否如同教学中的两次倒转?当教学的模样臻于美好时,孩子就会乐此不疲。孩子的喜乐一定会带来教师的成就感,这便有了好课的模样,这样的模样一定会吸引教师们去追求,从而有了“好课燎原”。

郭老师十分重视教研和师德的重要性。这种重要性的认识,促使郭老师在本书中,用比较重的分量去谈论教研与教师的成长,去谈论师德所蕴含的师生关系。

顾明远先生有一个关于教育的论断,即孩子成长在活动中。其实教师也是成长在活动中的,教研便是属于教师的活动。郭老师作为一位大学学者,组织参与过各种形式的研修活动,从而对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教研员角色有了深刻的认识,见证了“教研的力量”。

而师德,我们平常都把它当成了一个比较虚的东西,郭老师则认为“谈师德要结合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来谈,有些



《教学的模样》
郭华 著
教育科学出版社

所谓的师德问题其实是专业水平不高的表现”。师德是很实在的,实在到把每一节课上好。把课上好便是师德好的显现,若一名教师课上不好,却说师德是好的,这肯定是有问题的。

感谢郭老师的《教学的模样》所带来的许多认识与思考。她希望以此书抛砖引玉,去建设属于每一名教师个人的教学的模样。而每一个好的教学的模样都有着共同之处——给孩子以温暖、婉约与亲切。

(作者系特级教师、浙江省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)